

纯属较劲

A person is performing a handstand against a black background. They are wearing a blue and white patterned jumpsuit. The person's legs are spread wide, and their arms are extended downwards, supporting their weight on their hands. The overall image has a high-contrast, artistic feel.

黄敬泽

著

作家出版社



袁敬泽

著

纯属较劲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属较劲/黄敬泽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2

ISBN 7 - 5063 - 2238 - 2

I. 纯…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819 号

纯属较劲

作者: 黄敬泽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何 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80 千

印张: 12

插页: 2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238 - 2/I · 2222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小传：

二十二岁以前主要用耳朵听；三十岁以前觉得自己的眼睛挺好；三十五岁以前认为找好角度是看清问题的关键；三十五岁以后才发现，如果不逼着自己动笔写，眼睛已经快老花了。

谨以此书献给 李宏达

第一章

贝多芬的命运至少还会敲门，可有的人的命运从来都是不速之客。

I

“预备—— 开始。”

林玉如一声口令，丈夫曾国荣和女儿曾如玉跃入水中，父女二人的蝶泳比赛开始了。一出发，父亲就领先了两米多，但刚游了一半，女儿就追了上来。

作为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曾国荣的动作已经算是非常漂亮了，但刚刚只有七岁、身高只有一米二四的女儿的动作频率更快，就好像是一块薄薄的卵石打水漂，在水面上轻灵腾跃。如果说曾国荣是凭借力量一次次从水中有力地跃出的话，那么女儿的动作则好像根本不需要力量一样。

从二十五米一转身，曾国荣就开始有点跟不上女儿了，动作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很快，女儿领先两米回到起点，高兴地举起小手，比划着V字，口中用稚嫩的童音大叫“耶——”。当曾国荣双手扒在游泳池壁上喘息不止的时候，听到了周围起哄的声音，但他心里却感到非常自豪。林玉如咯咯笑着对曾国荣说：“哎，人家可都在笑你呢。”

曾国荣光顾着喘粗气了，只是表情痛苦地笑了笑，一只手从水中揽过女儿，喘着气问林玉如：“多少？”

“鱼儿是一分五十秒，你是一分五十九秒。”

“胡说。”曾国荣伸手把秒表夺过来，看了一眼。“怎么连表都不会看，表转一圈是三十秒。”

“鱼儿”是曾如玉的小名，取的是“玉”的谐音。当初，曾国荣给孩子取名时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要体现与母亲的关系，女儿如玉，玉如妈妈；二是小名不能是那种像大熊猫那样的叠音名。

曾国荣把表还给玉如，抱起鱼儿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道：“鱼儿，你够厉害的，五十五秒。”

“昨天，高教练还说：‘哎，怎么几天没看见你，蝶泳游得这么快了。’”鱼儿一副天真而且认真的表情。

“是吗？我们宝贝儿这么棒？”曾国荣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真的假的？吹牛不打草稿。”玉如则装出不相信的样子成心气鱼儿，鱼儿则冲着林玉如嚷道：“你才大言不惭呢。”

母女俩按照《还珠格格》里的台词唇枪舌剑，曾国荣显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没有理会玉如，问鱼儿：“鱼儿，你知道奥运会冠军五十米蝶泳的成绩是多少吗？”

鱼儿认真地摇摇头，玉如也笑着问多少。

“二十五秒多。也就比你快三十秒吧。”

“哇——”

“才那么慢？她们前几天比赛，女丙五十蝶第一名就是三十五秒多，才差十秒？”玉如有些诧异。

国荣不以为然地解释道：“那有什么新鲜的？我上学的时候一百米能跑十一秒四，现在的世界纪录也就九秒七二，差多少？一秒七二，就是李玟的歌名，《嘀嗒嘀》。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曾国荣唱了起来。“可多少人就这‘嘀嗒嘀’一辈子也练不出来。”

正说着，曾国荣放在旁边休闲桌上的手机响了，恰好是《嘀嗒嘀》的旋律。

“别整天‘嘀嗒嘀’了。”林玉如抓过手机看了一眼，一边把手机递给曾国荣，一边话里带刺地对鱼儿说：“你看你爸多忙，大礼拜日都不闲着，游会儿泳还得‘嘀嗒嘀’。”

“废话。我这辈子还能嘀嗒几下呀？”曾国荣噌地蹿出水面，双手一撑上了岸，接过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公司媒介部经理黄峻峰的手机号码。

“喂，峻峰，怎么着？”

“荣哥，在哪儿呢？”

“哦，带着闺女游泳呢。”

“档次不低呀。”这是峻峰表示赞赏、羡慕的口头禅。“晚上有时间吗？一个朋友请吃饭，您能过来吗？”

国荣瞥了玉如一眼，玉如正和鱼儿小声说话，但显然正竖着耳朵听他的电话。

“算了吧，这几天我天天看纪晓岚呢。是正事吗？”

“去吧去吧，省得回头又赖我误你正事。”玉如说完就一头扎进水中游走了，鱼儿也急忙跟了上去。

“荣哥，也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朋友，有点事想跟您聊聊，您过来吧。是不是嫂子不乐意了？”

“那倒没事，我把车给她留下就行了。你说几点吧，在哪儿呀？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2

曾国荣和大多数都市白领一样，有一个完整而不完美的家庭，一份挣饭不挣钱的工作和一笔禁看不禁用的积蓄。

在曾国荣的童年记忆中，一个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伯舅阿姨和兄弟姐妹的家庭是那么地让人羡慕。可在今天的北京，这种三世齐全甚至四世同堂的完整家庭比比皆是。

小时候羡慕是因为觉得越完整当然就会越完美，等长大后才发现，不仅不是，简直就是相反。至少，老婆在和自己打架时多了很多依靠，而自己则多了不少忌惮。

曾国荣虽然不喜欢大熊猫的名字，却在一家叫着地道大熊猫名字的广告公司打工。他是欢欢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家广告公司是九十年代初成立的。

“欢欢”能给他的是一个“总”的称号。

在英国，“色儿”的称呼千金难买；在西班牙，“唐”的称谓无上荣光；在缅甸，“吴”的前缀代表高贵出身；而在中国，“总”的后缀则表明你多少有点权力，要不在军阀混战时期老百姓干吗管那些大头兵也称呼为“老总”呢。

一个男人在三十五岁时还不能进入“总”的行列无疑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但是，仅仅叫“总”可不一定就是“总”，况且曾国荣的“总”似乎本身就有点水分。有些人虽然不叫“总”却实际就是

“总”。但凡叫“总”的，不论大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成为真“总”：一是社交圈子里都是“总”，除非这个圈子里的“总”都是假“总”；二是必须有人管你叫“大哥”，除非叫你“大哥”的人是你亲弟弟。

一个每天准时下班回家的人肯定不是“总”，倒不是因为“总”们天天公务繁忙，也不是因为“总”们个个贪吃好色，而是因为“总”们必须经常性地互相交往以便彼此从对方身上获得自己“总”身分的证明。

但是，一个在“总”聚会中总是独来独往的人其“总”身分的真假往往会被与会者怀疑，怀疑他是一家只有一个人的公司的“总”。所以，“总”在赴会时最好有几个助理、保镖之类随行，要不然就弄个司机在外边候着，最不济的也必须在聚会中接到几个管自己叫“大哥”的请示电话。

曾国荣对于自己名片上印的“总经理助理”职务非常不满，因为他发现有不少人在看完名片后称呼他时有点支吾，显然是搞不清楚应该叫“助”还是叫“总”。所以，尽管认识的人都会称呼他“总”，曾国荣的潜意识中始终自卑地认为自己是个假“总”。而往往越是自卑，包装的愿望就越是强烈。所以，曾国荣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参加“总”聚会，无论是饭局、酒局还是麻将局，一方面注意笼络几个像黄峻峰那样愿意尊称自己为“荣哥”的下属，尽管这种称呼与“老大”、“大哥”不同，绝不表明谁愿意做谁的马崽。

不过，曾国荣在把自己包装成“总”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那就是钱。曾国荣的月薪是五千块钱，当然公司配备的桑塔纳也应当算做一种收入，但这部分收入毕竟不能用来支付开销。每年六七万块钱的收入如果仅仅用来维持生活当然可以过得相当体面，但如果想靠这笔收入买房子买车简直难以想象，而如果用

它来为“总”们聚会买单，那恐怕一个月一次都不够。所以，曾国荣参加的“总”聚会要么是代表公司请客要么是代表公司赴客之请，总之是无须自己掏腰包买单的，而对下属的笼络也只能靠小恩小惠或者假公济私。

于是，为了能把自己包装得像个“总”，曾国荣首先必须使自己看起来非常地公而忘私甚至大公无私：一方面要让老板认为自己具有很强的责任心，而另一方面则要让下属认为自己也非常关心他们的利益。

不过，做一个心口如一的君子难，做一个心口不一的小人更难。曾国荣常常感到由于自己希望伪装得富有责任心使得自己的责任心真的变得很强，而由于自己希望伪装得关心下属使得自己真的特别关心下属。如果是殊途同归也就罢了，可问题是恰恰殊途殊归：老板看不见他的责任心，却对他对于下属的关心大为不满；而下属也看不见他对他们的关心，却对他的责任心牢骚满腹。这使曾国荣非常无奈，甚至有点绝望，他怀疑自己在处理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上有天生的缺陷。

更让曾国荣感到苦恼的是自己的妻子对于自己的一片苦心也全然不能理解，不解释不行，解释了反被说成是为自己找借口。他有时真的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不管自己的处心积虑出于何种动机，毕竟从结果上看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啊：对于老板是一个负责任的管家，对于下属是一个有爱心的上司，对于家庭是一个有远见的丈夫。曾国荣甚至想过，索性我谁也不牵挂，谁也不照顾，爱谁谁，自己怎么合适怎么来，没准这样一来所有人反而会对我交口称赞呢，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不就指的是这种人吗？

不过，也许是因为他本性善良，也许是因为情况还没有恶化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尽管曾国荣潜意识中觉得这样做是正

确的，但他还是煞费苦心地兼顾一切。毕竟有很多人还是“总、总”地叫着，也有几个下属“哥、哥”地喊着，家里的日子也还算说得过去。我已经得到了比别人用每月五千块钱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大不了跟那些夜夜笙歌的“总”们比比家庭幸福，跟那些夫唱妇随的家庭比比“总”或“哥”的称呼。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瞻前顾后的心态，曾国荣到了三十五岁还只混得个吃了上顿找下顿的假“总”，当然，也许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曾国荣到了三十五岁仍然有混得更好的机会。

3

曾国荣对这种“总”声此起彼伏的场面已经习惯得麻木了，无非是满脸堆笑地握手、称“总”、交换名片这套程序，然后就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今天席上共有九个人。除了曾国荣和黄峻峰之外，还有媒介部的职员李宏达、华夏喷绘公司的高总和尤总、三和广告公司的张总和李总。还有一位是小姐，也是今天席间惟一的女性。由于没有人引荐，曾国荣一时搞不清楚她到底是什么角色，在转圈寒暄时眼睛的余光粗粗地打量了一下，发现人长得还算过得去，眼睛很大，但眼光和脸色都显得很疲惫。

一位显然是今天席间年纪最长的，看样子也是五十开外了，坐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人中间显得很特别。他的穿着也很个别，“总”们都是一身正装，虽然里面有的穿衬衣打领带有的穿衬衣不打领带有的穿圆领衫，但外衣都是西装，而这位长者却穿着一件暗金色的卍字纹缎子中式外套，看上去颇有点与其年龄不符的

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老来俏的味道。

介绍当然是由黄峻峰负责，他首先给曾国荣介绍了高总和尤总，然后就介绍那位长者：“荣哥，这位是杨大师，高总的朋友。”

黄峻峰是一个很讨曾国荣喜欢的人，当做第三人称时他总是称呼“曾总”，但直接称呼时则总是叫“荣哥”，这样可以让旁人觉得曾国荣不仅是公司明里的老总，而且还是公司员工们私下的大哥。

“曾总，杨大师在北京那可是数一数二的。”高总马上接上一句，曾国荣一听当然得装出惊喜的样子，双手握住杨大师的手极为热情地寒暄。

其实，曾国荣还是没搞清杨大师是什么大师，一般能获得这种称呼的是音乐大师、艺术大师、建筑大师。而他，实在是不像，那要么是气功大师要么是风水大师。不管什么大师，他都肯定是在他的那个行当中相当于“总”的人，更加热情的尊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在介绍了张总、李总之后，黄峻峰最后介绍曾国荣。

“曾总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公司大小事就是曾总一句话。”

“哪里哪里，办事全靠峻峰。”曾国荣当然得客气客气。

这时，曾国荣对今天的话题已经猜到了七八分，大概是关于喷绘业务的事。欢欢广告公司有两千多平方米的路牌，每年更换画面都得花二十几万，原来都是由黄峻峰一事一议，前几天曾国荣提出要找一家喷绘公司统一代理，这是他笼络下属的一种办法。

他知道峻峰每年从中得好处，但作为“总”和“哥”，他不能断他的财路，二不能设法分一杯羹，三不能听之任之。所

以，只有采取这个一石三鸟之计：一、表明自己对公司负责，规范管理、降低成本；二、既不影响峻峰挣钱，又让他明白没有我的帮助你就没法挣到这份钱；三、提醒峻峰，这笔钱里理当有我的一份，你该分钱还是设局自己看着办。看来这一招已经见效了。

“荣哥，您那天说完我就找了几家喷绘公司谈了谈，比较一下，华夏最有实力，质量也可靠，而且态度也最积极。这不，高总非要请您，我说没必要。”

“高总太客气了，确实没必要，业务也不大，也挣不了多少钱。再说，峻峰是我兄弟，事跟峻峰谈就行，他同意我就同意。”曾国荣摆出了一副甩手掌柜的的架势。

“嗨，曾总，挣不挣钱是次要的，主要是想交您这个朋友。黄总说了，曾总也好交朋友。”

曾国荣听了一愣，然后马上就明白过来：原来连黄峻峰在外面也成了“总”了。

“说得好说得好，来，高总，我敬你一杯。”

曾国荣跟桌上每个人干了一杯，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张总又斟上一杯对曾国荣说：“曾总好酒量，来，我敬您一杯。”

曾国荣没有马上喝，他已经感到有点头晕，大概是因为刚游完泳，肚子里太空的原因。

“其实我酒量不行，也就是二三两。”

“不可能不可能，一看曾总就是一斤以上的量。”

“不信你问峻峰，宏达也知道，平时我是滴酒不沾，我家里连啤酒都不备。”

“没错，曾总原来沾酒就醉。”峻峰和宏达在一旁帮腔。

“春节的时候，在丈母娘家陪我担挑儿喝酒，那是一天恨不得喝三顿酒的主，我就跟他说我从来就没觉着酒好喝，他说，谁

觉着酒好喝啊。这我才明白，敢情喝酒从来就不是因为好喝，就是为了把饭吃得时间长点儿。”

曾国荣说的是实话，他甚至从来没有主动想过喝酒。不过，任何“总”聚会都离不开酒，饭桌上喝白酒，夜总会喝洋酒、啤酒。没办法，不想喝也得喝，而且还得喝出水平，一不能少二不能醉，少了显得没有男子汉的豪迈气魄，醉了显得办事不可靠而且自己身体还受罪。所以，掌握喝的节奏非常重要，两头喝是诀窍。开始必须喝得猛，这样显得人实在；中间就要赖着喝，多说少喝，表明喝酒不误谈正事；结束时又得猛喝，这样显得酒量大。

“来，张总，谢谢啊。”曾国荣已经用说话拖延了不少时间，他不能等到人家再敬一次甚至说出先干为敬的话来再喝，那样就太被动了，横竖都得喝，被逼无奈的喝当然不如主动的喝。

“曾总，我们公司最近正在发一个片子。”张总一边说一边从旁边的李总手中接过一沓材料递给曾国荣，李宏达忙接过来递给曾国荣。曾国荣随便翻阅了一下知道这是一部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名字叫做《义薄云天》，现代商战题材的。

“昨天跟黄总谈了一下，看能不能让‘山药’贴一条。”

所谓“山药”就是山丰医药公司的简称，是欢欢广告公司的主要客户，对外号称广告总代理，但近两年双方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每年也就有一千万左右的业务，代理费只有百分之七，而且欢欢对于广告费的投向根本没有发言权。这是黄峻峰的一贯风格，根本没影的事也要给对方点盼头。

“是发有线网还是卫视网？”装装样子还是必要的。

“一听曾总就是内行。发的是有线网，一共二百七十个台，报价二百一十万。我就要一百八十万，剩下的是您的。”

“二百七，含京津沪渝吗？”

“不含，我们打算在京津沪渝单发。”

“够钱，如果这个价格包括京津沪渝可能还有戏。”曾国荣想给他们泼点冷水，也给自己留条退路，但又不能破坏气氛。“这么着吧，峻峰，不是正给小郑做四季度的媒介计划吗，给做进去试试，看看他怎么反应。”

曾国荣说完把资料递还给宏达，转向张总说：“发片子是条道，去年我还策划了个片子呢。”

“什么片子？”

“我大哥，《曾国藩》。”

大家愣了一下，然后都笑了起来。纷纷说还真是，没注意，曾总的名字和曾国藩只差一个字，是不是真有血缘关系。

“一笔写不出两个曾来，五百年前肯定是一家。看曾总的气度就像是出身名门。”宏达不失时机地奉承了一句。

“档次不低呀。”峻峰说。

“直接关系倒是没有。不过，曾氏只是一个小姓，不像张、李这种大姓，估计所有姓曾的都是同一祖先。”曾国荣谦逊地摆摆手，继续说，“而且，这个问题恰恰是把这部戏拍出来并挣钱的关键。这里的难处张总肯定清楚。”

“是呀，早就有人想拍《曾国藩》，可难就难在镇压太平天国那段不好处理。拍电视剧不怕拍得臭，就怕拍出来不让播，两年之后就成了垃圾了。所以，大伙宁可拍点真的垃圾，没风险。不知曾总有什么高见？”张总应和道。

“《曾国藩》至少有一个作用，就是为姓曾的人光宗耀祖。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拍不出来呢？”宏达疑惑不解。

“那是因为剧作家们总是很为难，不知如何下笔。”

“现在所有版本的《曾国藩》实际上都应该改名叫‘曾国藩与洪秀全’，只要洪秀全一突出，就没法写了。”

“那还能写什么呀？”李总的口气里似乎包含着挑衅。

“写他如何在攻克金陵后用建总督府的银子建考试院，写他如何建立中国第一个兵工厂，写他如何支持中国第一本科学著作的出版，突出他‘科教兴国’的思想呀。”曾国荣不能确定李总是不是在向自己挑衅，所以说话的口气依旧。

“就这点事能写出四十集？”这回确定无疑的是挑衅。

“写剧本不是写历史书，难就难在这个题材你必须写够四十集，否则就不挣钱。所以，《曾国藩》这件事不是随便什么鸟人，有几个鸟钱就能干成的。关键是脑子得够用。”曾国荣脸上依然带着笑容，他只想敲打敲打他。

“曾总肯定另有高见。”张总显然是想让李总闭嘴。

“不要把《曾国藩》搞成一部战争戏，它应该是一部道德经。不讲曾国藩的赫赫战功，要讲他的道德修养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必然性。他放弃高位回乡守孝是为大孝，他为国家利益终止守孝是为大忠；于是，刚才说的就成了其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再有，就是其道德修养的原因。恰好他姓曾。”

“姓曾就必然有德吗？”李总的问题还是那么尖刻，但口气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张狂。

“当然不是必然。我也姓曾，我的道德修养就不行。但是常言道无巧不成书，曾国藩的祖先就恰好是曾参，就是孔子四大弟子中号称亚圣的曾子。一个做出有德之事的有德之人恰好有一个有德之祖，是不是很有戏剧性呢？”

“曾总肯定也认为历史是个筐了？”李总非常执著。

“对于搞文学的来说，小说、电影、电视剧，历史就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装点野史不算什么，连女人都可以往里装。要不然，太素啦，一点荤腥味没有，谁还爱看？”

“那不是歪曲历史吗？”